在阳台放一张桌子

周 慧

早上把桌子装好,移到阳台,摆了几个方向,靠墙放好。回屋冲了一杯咖啡,坐在桌旁慢慢喝完,不够,又滤了一壶茶出来,眼如游隼般梭巡目之一切:叠了三层黛色的远山,阴雨里迷蒙的海,村前灰白建筑物,近处山窝一片菜地,能辨出是什么菜。

阳台没有封,有屋檐,桌子是榆木,其实不适合放在半户外,会旧会朽,但我不打算买防水桌布。我算了一个账,七八年后如果它朽到要换,每天也才一毛钱。因一毛钱损失触摸实木的手感、杯碟坐在木上的敦实感就太不值当了,更何况还有一圈圈的木纹复杂迷人如浩瀚宇宙,而我也希望桌子与我一起呼吸、一起衰败。

除了一个丑洗衣机有碍观瞻,其他都好。台风吹裂了更丑的洗衣机罩,它的面板因半个夏季半个上午的太阳而脱胶拱起。我和一些人打赌,猜我的洗衣机是什么牌子,不限时,只要能猜出我就输,目前没有一个人能赢。说真的,现在我如果不走去阳台揭开洗衣机罩,我也打不出这个牌子,哪怕我看过无数遍也记不住,和我家马桶的牌子一样杂,也是人走即忘的程度。它们居然有个相同的字,“法”,一个被模仿得内外全失的字。

朝南坐在阳台,目光掠过丑洗衣机,是长条花盆里的植物,从小花盆里移出来的白掌,现在赫然一大抱,叶长得疯狂,爆炸,但很少有花——白掌,它似乎知道靠根系就能生发茎叶而不必开花。旁边是同样疯狂的文竹,从一株拳头大小的幼苗长到如今攀出几米,我用麻绳将它绑在栏杆上。我想象明后年一栏杆的繁茂文竹,它不遮星月,独遮村前庞大的灰白建筑,就是那所给我的生活带来麻烦也有便利的中学。

十一年里,我在同一栋楼的不同楼层住着,阳台大小一样,正面朝东。七楼的阳台,我曾用一个浴缸养花——浴缸大到根本进不去洗手间。提了二十桶泥土上来,蔷薇几年不开花,后来我种土豆,也不开花,但它长了很多小土豆。那年夏天,我经常和恋人在海里摸些海鲜,夜里就在阳台上吃饭,直到恋人不再过来。冬天风大,北风刚好从阳台朝北的端口吹过来,晾衣盘被吹横,嘭嘭撞墙,人蜷在客厅几乎一动不动,像一块压缩饼干。

后来搬到六楼,阳台一端朝南。秋天搬下去的,听到隔壁阳台呼啸的风声,我的阳台却只有微风,安静得可以听到被这美好而震惊的心跳声。不多久,我买了一套简易户外桌椅放在阳台,傍晚喝茶看书,夜里吃饭时把屋里所有灯都关掉,就着月光或前楼后窗映过来的光把饭端过去,慢慢吃。六楼阳台并没有发生任何柔情故事,也无从遗憾,唯一让我手忙脚乱的是夜里的暴风雨,想起阳台桌椅不能泡水,瞬间便清醒去阳台挪。那桌椅不知何木制成,一场雨后,留下一圈圈水渍像被脏水污染,加上前楼的人从后窗可以瞄到我的阳台,我也渐渐不再待,只浇花洗衣时用一用。

去年我搬到八楼,可以说这是全楼最好的阳台了,高过了前楼屋顶,再也没有人瞧到我,也不用担心冬天的北风。它给了我最多的风和日丽,最少的隐秘,最多的敞亮。现在,我在阳台放了一张合适的桌子,并配了两把高矮不一的椅子。我摆放了几个方向,相应对着远山、近山和海,可以喝茶吃饭阅读。来到阳台,看到这个除了丑洗衣机外别无瑕疵的空间,我心里涌起这样一种柔情——这里适宜发呆、适宜阅读、适宜久坐、适宜相爱、适宜把身体打开,直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呼吸、感受和想法,直至身体像空气一样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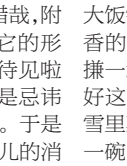
从阳台望出去,你知道,应有尽有。那些树,在地里生长多充盈;那些鸟,在云间飞翔多自在;那些人,在巷子里来去多无谓。像鱼在水里,水在低处,果实在树上,云在天上,一段合适且相宜的文字在屏幕上,我在阳台上,把这皱巴巴的时间交给阳台。我这样想,因为为了来到这里,我走了很久。

新腌的雪里蕻

吴翼民

将近冬至的一天晚上,快递员忽然敲响了我的家门,我打开大门,一股雪里蕻鲜香扑入门楣,我知道是老家的妹子又照例给我寄来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咸菜,没料到来得这般快。看快递单,贴着加急快递的单码——哦哦,妹子知吾心,想尽快把新腌的雪里蕻递到我的面前,让我早点儿品尝到家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小雪节气腌菜是老家苏州乃至江南人家的一大习俗,几年前,仍顽强地植根在许多传统人家的心里。只是随着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这一习俗日渐式微。几年前,我还能在小雪时节的街头巷尾看到大妈大爷推着小车或扛着竹篮购买一捆捆新鲜的雪里蕻菜,回家后晒洗晾干,而后或切碎干腌或整棵水腌、砌入缸髻,投入石鼓墩压紧。倘若干腌,泥封密闭,倒扣在水盆,数月半年经久不坏,浙人称之为“倒笃菜”;倘若水腌,半月即可取出享用,较干腌更为鲜嫩,但不可久贮。我当时认定,晾晒在竹竿上或铺排在阳台上那一棵棵翠绿,乃江南初冬季节最美的风景、最好看的人间烟火,其美其排场不亚于“篁岭晒秋”。



显见我妹子是用的水腌,短时即可享用,她知我的急性子呢。也是啊,入了冬天,我和女儿在菜场寻寻觅觅新腌的雪里蕻,为的是尝新哩。惜哉,附近偌大的农贸市场竟然找不到它的形迹,乃知这款家常美味已然不受待见啦——一是人们怕制作得繁琐,二是忌讳着到处宣传的此物为不健康食品。于是我和女儿只能翘首以待我妹子那儿的消息,不知她今年还腌不腌此物?好了,妹子没有动摇,依然固守传统,依然把自己的一片心意糅进了翠绿的亲情中。她不仅把新腌的雪里蕻快递给我,还分送给了其他兄弟姐妹,如当年的母亲一样,总是如期把这翠绿的亲情分赠给那里的亲朋好友。

那年月,我家的亲朋好友都夸赞我母亲是“仙手(鲜手)”,她每年腌制的雪里蕻不论干腌还是水腌都异常出众。记得到了小雪节气,母亲腌雪里蕻是成担的进货,真是绿满天井和客堂,我等兄弟姐妹无不摩拳擦掌做帮手。我家天井及门口的绳索和竹竿皆挂翠着绿,洗菜都用大浴盆侍候。那时都用井水浸洗,一是井水温暖干净,二是可以节省自来水。我的分工是吊井水,从屋后第三个天井吊井水,跑到头一个天井不知跑多少个来回,很累,但想到腌雪里蕻的鲜嫩,真是手脚虎虎生风。记得水腌菜开吃之时,母亲从缸里取出几棵,兄弟姐妹迫不及待你扯一茎我掰一叶,塞进嘴巴,满嘴的“春色”,嚼得津津有味。此时母亲还会来个鲜上加鲜,买些个小鲫鱼,和着新雪里蕻煮,那真叫一个鲜啊,每每雪里蕻被卷个精光,只留下小鲫鱼在碗底瞪白眼儿。

水腌的雪里蕻还有可人的副产品,那便是雪里蕻卤,端的是诱人啊,用来浸煮咸菜卤花生,下酒没得话说;如若用来调蒸面饽,苏州人谓之“咸菜卤面饽”,调妥,兑点菜油,放在大饭镬上一蒸,端到餐桌上,立时成了鲜香的过饭菜。一大桌子人,你搛一坨我搛一坨,胃口大开,立时告罄。妹子知我好这一口,在快递里给我附上了一大瓶雪里蕻卤,我也顺了她的人情,立即蒸了一碗“咸菜卤面饽”,吃得津津有味,也油然忆起了家乡的美味、母亲的美味。

这个冬天因有了妹子寄来的翠绿的亲情,我会过得特别愉快、特别踏实。

皖南之秋

刘 蔚

一个秋雨淅沥的傍晚,我进入黟县西递古镇。第二天清晨,信步走到古镇外围,一座三间四柱五楼建筑格式的大牌楼矗立在硕大的水塘前,水塘对岸那棵茂盛金黄的大树及背后绿黄红交错的山坡,让我不经意间开始了对皖南秋色的阅读。

西递的秋色是朴实无华的,充满了乡野的自然与拙朴之美。收割后的水田里,束扎着一丛丛土黄色的稻草,中间已停止运转的水车定格了春夏时节生命的脉动,但旁边那条青草蔓生、曲折又舒展的小溪依然流淌,清澈无尘。岸上错落生长的一棵棵树,树叶或已金黄,或露出羞怯而又热情的枣红色。对面白墙黑瓦的民居,墙壁上挂满了无数串红辣椒、玉米棒,路旁的大笸箩里放满了一束束红高粱与南瓜,老人们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凳上晒着太阳,红辣椒、红高粱晒着秋,与大牌坊边用一万斤黄澄澄的玉米粒制作的丰收龙,欲飞似舞,共同抒发着收获的满足与喜悦。

如果说西递的秋色是皖南深秋交响曲中的序奏,那么北上不远的塔川,则是这部交响曲热烈奔放的呈示部。塔川原是山坳中的一个村庄,沿着公路的入口顺山坡而下,一块块并未收割的黄灿灿的稻田,似乎有意邀请游人欣赏它们沉甸甸的谷穗所展示的丰饶之美。田埂上错杂着枝繁叶茂火红热烈的乌桕树,个头娇小的红枫,更多的是叫不出名字的叶色黄绿交织的树。不远处,一幢幢白墙青瓦马头角的徽派民居与周围明媚的秋色形成对比和呼应,黛青的远山作了它们开阔深邃的底色。穿着大红长大衣的少妇从田垄上娉娉婷婷走过,着白裤驼色毛衣的姑娘在稻浪中摆出舞蹈的造型,斯时斯景,脑海中立刻跃出了一个拿来主义的标题——那山那屋那树那人,片刻之间就变成了手机上的一组朋友圈。

秋色令人沉醉,也让人心情愉悦,甚至唤醒内心深处的童真。山坡拐弯处的一个水塘里有几只麻鸭,正起劲啃食着旁边石头缝里伸出的植物叶子,有趣可爱的模样引得大家纷纷拍照打卡,一会儿又不约而同大声学起了鸭子的“嘎嘎”叫声。鸭子们也许见多识广,根本不予理睬,众人却哈哈大笑起来。

皖南之秋这部交响曲中的展开部,更是让我惊艳和惊叹!次日晨,我沿着宏村景区的公路向前拐过一座桥,桥下的河流有一小河湾,清晨的霞光映照在两块大石头上站着的两位垂钓者身上,由于是逆光,他们的身影变成了深邃的黑色,而河水显出了河畔树林浓密迷离的倒影。跨过公路桥,有一条田间石板路指向宽广无垠、瑰丽迷人的秋景——大片大片金黄色的稻浪随着晨风轻轻起舞,田埂上、山坡下红似火焰的乌桕树和金黄轻盈的银杏树,迎着秋风恣意飘舞摇曳,阳光将它们的曼妙多姿洒落成片片金银。如此斑斓多彩的秋色,似醇厚的美酒,让人闻之欲醉;似梵高明艳的油画,浓郁得无法化开。大地仿佛敞开了宽阔温暖、如诗如画的怀抱,无言地慰藉着远游者因生活压力而疲惫的心灵,明亮了人们因尘俗而浑浊的眼睛。

泾县的查济古村落则是皖南之秋这部交响曲中令人回味悠远的再现部。再现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变化发展之后的升华。查济古镇依傍着一条河流而建,它没有西递人头攒动的喧闹,也不如宏村有气势,却有一种历经风雨、铅华洗净后的古朴与宁静。石桥、木牌楼的古旧与小河转弯处廊亭里写生的青年构成了和谐的组画。古镇后半段沿着上山的石坡,一边是潺潺小河,一边是茂密的灌木与高大的树林,树叶大都变得金黄,蓝天白云,阳光映射,闪烁迷离,让这份金黄仿佛被岁月之手打磨了一番,多了些沧桑与淳朴的韵味。经过一条黑瓦白墙的民居与灰石壁夹杂的小巷,地上落满一层厚厚的黄叶,静寂无声,传递出的却是时序转换与生命轮回的信息。

沙丁鱼的双面人生

王坚忍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市中心拥挤的公交车被戏称为“沙丁鱼罐头”,尤其在上下班高峰。因为家住杨浦控江路,77路公交车一部头,开到亦是杨浦的复兴岛渔业公司上下班,不太拥挤。人到中年后,从复兴岛调到黄浦区外滩的水产集团宣教处,才切身体会拥挤之密集。上下班乘220路公交车,挤得人前胸贴后背,透不过气来,“像挤在罐头里的沙丁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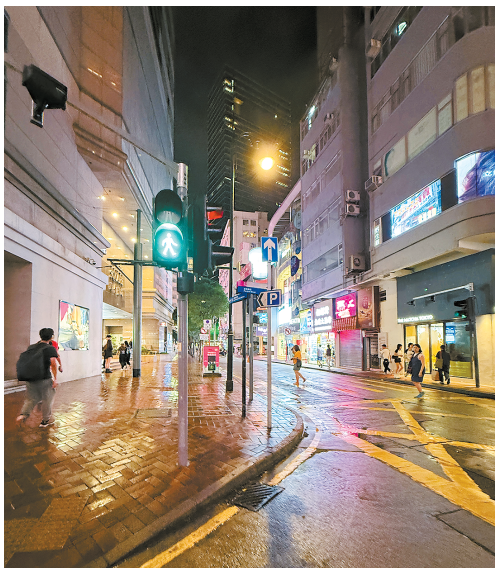
后来买了沙丁鱼罐头,划开椭圆形罐盖,看到浸在浅黄色豆豉汁里的沙丁鱼,头尾相接,一条挨着一条塞满罐头,少有空隙,觉得“沙丁鱼罐头”的比喻太妥帖了。用筷子搛出来一条,长约12厘米,银灰色的身子,两侧有蓝黑斑点。吃起来有嚼劲,醇厚的海洋鲜味,无腥气。

沙丁鱼是靠近海岸线的浅海鱼类,属集群性鱼类,经常会遭到金枪鱼、海豚等追捕。既然一起行动,沙丁鱼在海里会挤挤挨挨吗?我年轻时随上海国营渔业公司的船只出海捕鱼,但上世纪70年代初,国营机轮拖网船和市郊县的集体机帆渔船底拖网都不得进入划定的禁渔区作业,违者被渔政管理船查到是要处罚的,而郊县50吨级的小机帆流网等渔船不在此范围。为了沙丁鱼的问题,我曾请教过一位小机帆船的渔老大,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渔老大说沙丁鱼群多的时候上百万条,乌压压的一大片,尽管它们游动时紧密聚集,但每一条鱼与另一条鱼之间,全都留下了间隔距离。如果靠近了,它们马上会自己调节,恢复到原位。沙丁鱼在海里是从从容容有分寸的,一点也不会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挤得像三夹板一样。

读英国海洋生物学女专家海伦·斯凯尔斯写的《世界上真的有鱼吗》一书,提到沙丁鱼如何躲避敌害的捕杀,甚是精彩——一头海狮突如其来向下俯冲,用强健的一对前肢像划桨一样拨开海水,掀起一阵阵冲击波,潮水此起彼伏,将鱼群卷起,海浪移动速度远远超过沙丁鱼的游速。“黑云压城城欲摧”,感知神经发达的沙丁鱼群,倏地改变直线游动的队形,仿佛被鞭子抽打的陀螺,宛如闪电般一齐转动身子,形成了一个嗖嗖地旋转的“球体”。面对一个蹑影追风的“球体”,海狮眼花缭乱,不知从何下手,结果仅仅吃到两条沙丁鱼。大部分沙丁鱼安然转移,消失得无影无踪。海狮只有干瞪眼,徒呼奈何。“相比之下,如果它们独自在海中漂泊,仅靠一双眼睛观察周围动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就这样,沙丁鱼群体依靠齐心协力的集体智慧与力量,以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大多数的幸运脱险。



七夕会

霓虹灯雨

李禧悦

成年后第一次独行于香港雨夜,我拎着鼓鼓囊囊的夜宵袋子,步履匆匆奔向地铁站。直到在铜锣湾十字路口的中央,被红灯截停时才得以喘息。仰起头,夜色正浓。仿佛被谁失手打翻了盛满色彩的魔盒,整条街巷都被泼洒了迷离的色彩。雨丝细密,光影游动起来,攀爬上大厦的玻璃幕墙,最后滑落而下,流淌在湿漉漉的沥青马路。

那些光如同胭脂、绸缎与翡翠混杂着,在高楼大厦的棱角中碰撞、穿梭,化作飘忽不定的彩色雨雾。大大小小的霓虹招牌在夜的底色上,明灭闪烁。它们就像城市血管中的血液,一阵阵脉动,敲打着夜色的沉寂。

摄影

享受孤独

贺 贺

我喜欢孤独,但不管喜欢与否,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只是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去孤独,因为每天忙碌着太多比孤独更重要、更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事情。

孤独像是与大陆隔离的岛屿,是浩渺星河中的孤星,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由自己建造的、无形的时间与空间。它是属于个人的,由你缔造,有你喜怒哀乐的印记,有你思想的痕迹。有时是你主动进入它,有时是被动的。

我觉得孤独是我的影子,与我形影不离。它不时提醒我它的存在,哪怕在人群中,在喧嚣中。它霸道地拥有我,使我与现实如此疏离。某些时候,它引导我观察世界,审视自我,也去认知他人。它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又像是我亲密的爱人。我享受沉沦其中。

孤独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巨人,某些时候它会突然翻脸,直接击穿你的心理防线。它否定你,丢弃你,让你失去自我。你絮絮叨叨、掩面痛哭也换不来它的怜悯和体恤。它如此冷漠无情,你感觉跌入了世界最黑暗的低处。可是在此,你却发现迷途反而开始清晰,你辨别了方向,你依靠自己走出了迷宫。你变得更为强大与坚毅,对世界的感知更多了一份敏感与体认,多了几许从容。这是孤独别有用意的馈赠。